

美国小说中的英雄原型形象解析

王海燕

(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运用原型批评理论解读几部美国小说中共有的“英雄原型”的母题形象。该母题在美国文学中的首次出现是在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中,后来在纳撒尼尔·霍桑的《年轻的古德曼·布朗》、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D·J·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等经典小说中以不同的方式重复出现,并成为小说的主题思想之一。不仅如此,该母题还被其它许多美国文学作品采用和演绎,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形象和思想内涵,在美国文学传统主题中占有重要一席。

关键词 原型批评; 流浪; 追寻; 回归; 自我

中图分类号: I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09)06-0117-05

Archetypal Approach and American Fictional Reading

WANG Hai-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This paper, modeled upon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Archetypal Approach, makes analyses of the motif of “Hero Quest” shared by the following classical short stories and novel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namely, Washington Irving’s “Rip Van Winkle”, Nathaniel Hawthorne’s “Young Goodman Brown,” Mark Twain’s Huckleberry Finn, Ernest Hemingway’s The Sun Also Rises, and D·J·Salinger’s The Catcher in the Rye. The archetype, first represented in “Rip Van Winkle,” characterizes the five works from different eras in different artistic and aesthetic forms. The archetype has become one of the themes of the short stories and novels mentioned above. Furthermore, it has found its way into many other novels in the storehous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has been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mes.

Key words archetypal approach; picaresque; quest; return; self-identity

原型批评理论是 20 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中的重要文学批评理论之一。瑞士著名的病理学家卡尔·荣格认为,“原型”指的是上帝的形象,通常与神话或神话故事有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人类在最远古时期共有的某些意象/形象^[1]。现代意义上的“原型”概念是指不断出现的文学现象,如母题、主题和叙述方式^[2]。苏格兰的文化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和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为把原型概念引入文学批评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学批评中运

用较多的是原型批评中的原型“意象”和“原型母题”,其中的后者较前者更常见。“原型母题”通常包含一个模式,如“英雄原型”有“追寻”、“成长”、“替罪羊”三个母题模式。“追寻母题”中的主人公/英雄需要独自远行,经受一系列磨难才能拯救王国。“成长母题”中的英雄在历经磨砺和考验后从无知走向成熟。它又往往由“分离”、“转变”、“回归”三部分构成^[3]。纵观中外文学,这些意象或母题/模式在文学中反复出现。美国文学亦不例外。

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的代表作《瑞普·凡·温克尔》虽然短小,但其文学价值,特别是主题思想价值不容忽视。该小说的情节构架,即温克尔的住家——离家——回家“三部曲”和原型批评理论中“英雄原型”的结构非常相似。而且该结构被后来的美国作家经常采用和演绎,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样式和思想内涵。本文运用原型批评模式,将该小说和纳撒尼尔·霍桑的《年轻的古德曼·布朗》、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D·J·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一并做比较分析,探讨其中共有的思想主题。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运用原型理论分析其它许多美国文学作品中的类似主题。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小说的主人公的行为模式分为三个阶段:出走,流浪中的追寻,流浪后的回归。

一、“出走”

原型批评中的“英雄原型”母题对主人公/英雄和其他人物的关系以及他为什么要“自我放逐”阐述不多,但他们必有流浪和追寻的理由。这个理由包含故事人物所处的环境(国家、某个区域、家庭等)、出现的问题、对问题的苦恼以及解决问题的愿望等。因此,对主人公的物质环境问题和心理问题的描述与分析十分必要,因为它们都是原型母题中的共性现象,在美国小说里也是屡见不鲜。

《瑞普·凡·温克尔》的主人公正是上述几个问题的“遭遇者”。小说向读者讲述一个家庭故事。温克尔虽已为人夫和人父,但他在家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倒是经常对他人热情相助,而且对自己的狗礼貌有加。温克尔夫人忙里忙外,对丈夫十分不满,经常恶言相待。丈夫不是妻子的对手,经常被骂出门躲“祸”。最后,温克尔不堪忍受妻子的“虐待”,扛上猎枪与狗一起到森林过上“流浪”生活。后来他遇到一帮荷兰人,在偷喝了对方的一种类似于酒的东西后睡着了。温克尔一觉睡了二十年。此时美国已经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获得独立;他独自一人回家,村民正在忙于选举。他的妻子已魂归西天,女儿婚嫁,当上妈妈。温克尔最终与女儿和孙子相聚,安度晚年。

温克尔的生活环境“糟糕”。他在家受尽妻子的“虐待”,没有“自我”,无法享受正常人的生活,更无权威可言。此等局面当然是他自己一手造成。他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既不料理家务,又不

教育孩子。尽管妻子反复“教诲”,但他不悟不悔不改。他像一个家庭的局外人,经常跑到村头听一帮“智者”闲聊。总之,温克尔完全没有进入家庭角色,不思考自己的实际身份,他的心理年龄与实际年龄构成巨大反差。因此被认为是一个“长大了的孩子”,一个思想处在天真和无知的不谙世事的文学原型形象。反观温克尔夫人,在家既当爹又当娘,重活细活双肩挑。但她伶牙俐齿,对丈夫横眼恶语相待。更有甚者,她大胆藐视村中族长权贵,经常直呼其名,指责他们让温克尔误入歧途。她的言行令年长智者们和温克尔本人颜面尽失。不过,温克尔并未为此思过,而是不满如此际遇,心存逃避之念。他需要通过流浪“成长”成为一个正常的大男人,重新获得丈夫和父亲的正确身份和角色。作者借温克尔夫人之手营造一个“恶劣”环境,向温克尔“警示”其成长的必要性。

该小说的人物原型塑造在美国文学视野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批评家们不断地从不同的视角对小说及其人物形象进行解读。二十世纪下半期受到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视。具有性别意识的批评家认为作家欧文塑造的温克尔形象成为美国文学史里男性中心学术类型的起源,并影响了后世的男性作家的男主人公形象,如霍桑的古德曼·布朗、麦尔维尔的亚伯·马克·吐温的哈克·费恩以及海明威笔下的男主人公等等^[4]。

除了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具有类似的前提条件以外,我们也可以将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纳入到这个原型批评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哈克贝里不愿呆在家中,因为收养他的道格拉斯夫人像温克尔夫人一样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她按照自己的方式对待哈克贝里,要将哈克贝里塑造成一个所谓的文明而有教养的白人绅士,希望哈克贝里尽早具备那些优秀的品质。但是,哈克贝里不愿接受那些虚伪的教条,一心渴望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道格拉斯夫人具备温克尔太太的些许特征,哈克贝里多少类同于温克尔。《太阳照样升起》中的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希望摆脱身体创伤和心理孤独的双重痛苦,而选择精神的逃离。他响应美国总统号召,怀揣英雄梦想,为民主而战。但是,战争击碎了他的美梦。他身负重伤,失去了一个男人的尊严与享受生活的权力。因此,他痛苦难忍,亟需摆脱这种压抑的环境。与上述两个文本不同,《麦田守望者》把故事背景放

在学校，主人公是一个中学生。霍尔顿不满学校陈腐的教育体制以及教师和学生的虚伪行为，但又找不到答案。他换了几个学校，但情况依然如故。他因几门功课不及格而被学校开除。他痛苦和彷徨，最后只能走上逃亡之路。由此可见，上几部小说故事发生的环境性质与《瑞普·凡·温克尔》大体相似。主人公不满但又无力改变现实，唯一的办法就是“出走”，寻找新的解决途径。

二、“流浪”与“追寻”

原型批评认为，流浪的过程就是一个历险的过程。流浪者要遭遇一系列困难、障碍乃至险情，以考验流浪者的忍耐力、意志和思想。他需要直面眼前的一切，凭借自己的思想智慧去克服和征服对方，从而走向坦途。上述几部小说的主人公大多经历了该过程。

作为一个男性，温克尔没有独立的自我身份。他在家受到“边缘化”的待遇，处于受压迫的境地。因此，他需要走出去，寻找一种自由的新生活。于是，不愿满足现状的温克尔扛起猎枪，带上他的忠实伴侣——狗一起走入丛林，过上“游侠”生活。不过，小说的作者并未对温克尔的流浪和狩猎作详细描述，而是让他很快睡着。作者也未对其梦境经历进行艺术地想象，这给读者留下一段空白，也给文学本身和读者留下创作的空间。也许，后来的作者正是从中获得灵感，“演绎”了多个版本的温克尔类画像。除了上面提到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和《麦田守望者》，还有读者比较熟悉的霍桑的《年轻的古德曼·布朗》。

《年轻的古德曼·布朗》中的布朗于黄昏时候不顾新婚妻子费思的劝阻，受到魔鬼的诱惑，独自在夜间去树林参加魔鬼的聚会。赴会途中，魔鬼般的环境让他顿生恐惧。更让他吃惊的是，村中几个让他非常敬重的人也与他同行。其中的一位老者告诉他，他的父辈和祖父辈们曾参与当时萨勒姆的处死巫师事件。这是布朗闻所未闻的。布朗抵不住突如其来的消息，欲中途折返。但他还是经不住诱惑，一路前行，直至会场。最令他惊诧的是，他在现场居然看到他妻子的红绸带（暗指妻子费思也已抵达现场）。惊诧万分，他的思想几乎崩溃，只能对着上苍无助地嚎叫。这场赴会使布朗幡然醒悟：自己的前辈、白天道貌岸然的长者、乃至他心爱的妻子也会暗中来此地。由此可见，人是多么虚伪；人人心中都有

深藏的恶。布朗的“流浪之旅”充满黑暗与震惊。他经受了“考验”，思想一下子“成熟”起来。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是小说的主题思想之一。

与布朗不同，哈克贝里在流浪中追寻到了浪漫和快乐，但也经常处在逃离追捕的紧张情绪之中。他与出逃的黑奴吉姆一起乘木筏沿密西西比河一路漂流，亲历自由和友情的幸福。他俩有着共同的出走背景：不堪束缚，渴望自由。他们同舟共济，互帮互助。哈克贝里甚至感觉白人和黑人是可以平等共处的。但是，随着漂流的深入，哈克贝里遇到一连串的事情。首先，白人在不断寻找吉姆，哈克贝里要想方设法保护吉姆不被抓捕。然后，在岸上遇到世仇两家兵刃相见，见证屠杀与死亡。后来看到岸上黑奴的悲惨命运，继而碰到两个骗子充当各种角色骗取钱财，还出卖吉姆。经历了这些事件，哈克贝里对社会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吉姆对他十分感激和友好，让哈克贝里感到黑人的善良。他因此反复询问自己，拯救黑人是否有违道德和天意。他最终还是选择继续保护吉姆。所以，在吉姆再次被抓时，哈克贝里毫不犹豫地同汤姆一起谋划营救吉姆的方案。哈克贝里通过自己的言行向读者证明，他基本上告别了当初天真无邪的孩童时代，逐步长成思想上的大孩子。他利用自己的智慧一次次地化解险情，揭露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哈克贝里和吉姆的漂流经历、他们遇到的社会现象和其蕴含的问题等元素构成小说的核心内容，成为读者和批评家反复讨论的对象。

不仅如此，哈克贝里也成为美国文学和文化中“边疆文化”传统的原型人物形象之一。如果说詹姆斯·库伯的纳蒂·帮波是美国边疆文化的开拓者，那么哈克贝里就是美国边疆文化的继承者和延伸者。

《麦田守望者》中的霍尔顿的流浪区域不是布朗的森林，也不是哈克贝里和吉姆的河流，而是城市之间。霍尔顿离校出走后不想回家，也不敢回家，因为父母希望他学习成才，可他是“愚子不可教”。因此，他只好独自在城市穿梭。他试图寻求精神指引，去拜访历史老师。但令他始料莫及的是，历史老师的穿着和言行举止有同性恋之嫌，让他生厌和恐惧。宿舍的同学要么生活习惯龌龊，要么成天谈性。他跟他们格格不入。他曾想跟家里的妹妹打电话，但担心被父母发现。深夜无聊之时，他到大街上找女性跳舞，但对方的兴趣是关注明星是否从此经过，对

他毫无兴趣。在旅馆里,他被旅馆工作人员和妓女联合欺骗。游荡几天的经历让他对社会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正人君子虚伪,世风败坏,道德沦丧,家庭环境压抑,纵使有家也不能归。偌大的社会无他安身之所,他尚未成熟的心灵得不到正确的引导,更谈不上抚慰。他在挣扎中流浪,流浪中挣扎。他追寻自由无果,但得到对社会和自我的进一步认识。作者通过霍尔顿,栩栩如生地将一个社会的文化现象展示在读者眼前。

通过以上简短解读,我们得出如下结论:这些主人公没有温克尔幸运,他们不可能也没有地方沉睡。一旦踏上征程,他们必须也只能风雨无阻。他们的旅行既是身体的旅行,更是心灵的旅行,是思想感知社会、形成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及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凸现文本的主题思想,是主人公的思想从天真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三、“回归”

有学者说过,经典作品的结尾大致相同,即主人公都会回到现实社会。这与“原型批评”的观点不谋而合。流浪者终归要回来,因为他们要回来解决“问题”。他们已经发生“蜕变”,基本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条件。本文讨论的几个文本中,主人公大多回到了现实世界,但回归的形式多样:有的回家了,有的有家不愿回,有的是无家可归,有的希望回到原有的理想状态。这些千差万别回归方式体现社会现实的丰富性和文学审美的多彩性。但是,无论是回归还是滞留,他们的思想都已发生变化,都在重新审视周边的社会和自我,重新思索自我和社会的关系,并因此做出新的抉择。

经过二十年的沉睡,温克尔回家时一切都发生变化,昔日的同伴或早已作古,或仕途得意。他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开始自问“我是谁?”正当自我怀疑之时,他见到自己的女儿。她已为人妇人母。他得知自己的妻子已不在人间时情绪难控,与女儿和孙子拥抱,一家人最终团聚。温克尔接受现实对自己的馈赠。作为村里和家中的老者,他得以逸享晚年。温克尔的回归和家人团聚,表明他抛弃旧我,重塑新我,似有“浪子回头”之意。同时,他的行为表明他对新社会和新生事物的认同,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小说文本塑造了一个幸福的回归。

布朗的回家跟温克尔截然不同。布朗虽然人回到家中,但他的思想仍走不出那片树林和树林带给

他的黑暗。彼时的所见所闻在他心中顽固扎营,挥之不去。他从此变成另一个自我。他开始怀疑一切,冷漠地对待周围的人群。他对同伴向他问好视而不见,对妻子和孩子漠然处之。总之,他从此信念全无,不相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把自己彻底地孤立于现实之外。因为在他看来,人人心中都有深藏的罪恶。殊不知,他在认识这个“真理”的同时也触犯了另一个罪恶,对同伴没有兄弟相待,走向友情、亲情和温情的对立面。由于布朗执迷不悟,不寻求自救之道,以求上帝的恩惠,所以他的身体迅速恶化,直至走向坟墓。在他的葬礼上,陪伴他的只有他的妻子和孩子。因为他背弃了亲情和友情,所以也被后者抛弃。他当然进不了天堂,成不了上帝的宠儿。由此可见,温克尔回家是新生的开始,而布朗归家是恶梦的诞生和生命消亡的序曲。他们彼此都走向自己自我的对立面,形成两个迥异而鲜明的文学形象典型。

哈克贝里的回归忧喜参半。首先,他个人的际遇并无多大改变。他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忍受下去,接受现实的同化;一是再次逃跑。但是可以预见,他逃不过社会的大网。恐怕只能在思想上表达自己的不满和痛苦。毕竟,在社会机制面前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况且他还是个孩子。其次,天赐他一个惊喜,他的黑人吉姆得到解脱,成为自由身。这是哈克贝里期盼的结果,也是他们俩流浪的收获。不过,以吉姆为代表的黑人真的能获解放吗?这显然是孩童说梦。纵观美国历史,黑人在美国的屈辱史比美国的发展史还长。甚至在今天,黑人的不平等地位也不可能得到彻底改善。不过,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上讲,这个结局给读者一个想象的维度,即主人公的回归总是包含着某种愿望抑或梦想,给人以向善的期待。因此,可以说哈克贝里的回归是梦想与现实的结合,是对温克尔回归行为的续写和发展。

有别于上面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形象,我们再看看这个原型在现代主义时期的图像。巴恩斯暂时无家可归,因为他身处异乡,因而还是个游子。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丧失了性功能,这对一个青春男子是毁灭性的打击。其内心的痛苦可见一斑。他曾经从阿什利那里得到短暂的慰藉,因此多次做梦,希望他们能够维持友好的关系。然而,阿什利不是巴恩斯理想中的情人,巴恩斯更不是阿什利想象的对象。他们最终分手。巴恩斯的唯一理想最终崩解,阿什利离他而去。他因此遭受更沉重的打击。

他昔日的理想和抱负顷刻间化为乌有。他事业无望;作为战士,不能坚持到底,只能中途退却,更不谈当英雄。作为正常人成为奢望,加之爱情无果,巴恩斯深深陷入痛苦和迷惘的深渊。巴恩斯和阿什利开始维持一个较好的关系,但后来被抛弃。即便如此,他仍然希望能够重归旧好。小说结尾是巴恩斯和阿什利最后相聚场面:痛苦中的巴恩斯不愿听取阿什利的劝解,拼命喝酒,以求麻醉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巴恩斯的理想“回归梦”破灭了,他仍然在痛苦的疆域里流浪。巴恩斯丧失了一切,留下的只是创伤和迷惘,他因此成为美国文学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

巴恩斯成为现当代英美文学中战争文本叙述的原型形象之一,也是女性批评家经常关注的焦点。著名的女权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认为,在战争文学传统中,女性往往被描写成男性“性愤怒”和“性焦虑”的对象。在这点上,海明威“功不可没”。也即是说,阿什利的女性身份被“他者”化,成为巴恩斯讨厌和憎恨的对象。

跟巴恩斯不同,霍尔顿有家;但跟巴恩斯类似,霍尔顿不愿把家当家,宁愿把自己当游子。不过,他从流浪中获得了一种责任感。他就像一个思想成熟的哥哥,心里始终想到妹妹。为了答应妹妹,不让她伤心,他决定不再流浪。于是,他带着妹妹来到公园,让妹妹尽情享受童趣。当妹妹邀请他一起玩时,他说他愿意看着她玩,看着她快乐。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他真心为自己的妹妹享受欢乐的童年感到高兴。由此,霍尔顿萌生一个梦想。他想到面前的场景好似一块麦田,孩子们在那儿尽情地快乐。可是麦田的那边是悬崖,所以霍尔顿甘愿站在悬崖边,担当孩子们的守望者,保护这块干净的土地,让上面的笑声延续。但是,在这个虚伪龌龊的社会里妹妹的快乐世界还能维持多久?他真的能够保护妹妹吗?谁来负责他们这一代人的身心成长?霍尔顿从稚嫩的心灵传递出一个令读者震惊而深感沉重的声音。它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无情鞭笞和控诉,是对当时乃至现时读者的心理拷问。霍尔顿的愿望成就了小说在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地位。

《麦田守望者》的发表在当时的美国引起巨大的

反响。美国的中学生纷纷模仿霍尔顿的言行。有的模仿他逃学,在城市之间晃荡,有的模仿他那经常带脏话的口语式的英语。这引起无数父母的恐慌,他们质疑学校的教育体制和关注孩子的教育和身心健康问题。可见,该小说除了其文学意义以外,还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

四、结语

原型批评往往讲述神或英雄的故事。这些神或英雄怀着改变现实的梦想独自远行,经受各种考验,完成一次人生的身体与心理的“炼狱”旅行。回归后他们竭力实现夙愿,为社会造福。他们的理想和精神值得颂扬。如今,我们生活在没有神或者英雄的社会,我们都是凡人。但是,我们时代同样需要人类社会初期留下的探索精神和勇气。现实并非总是如人所愿,人的成长必然历经种种挫折,因此坚韧、百折不挠、勇气、自信仍然是人类进步的精神诉求。所以,原型批评的内涵仍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本文分析的几部小说在原型母体的框架下向读者展示主人公对人与环境、家庭成员之间、自我价值追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思考和抉择。这些问题同样是当下社会的人们必然面对、今后社会必将出现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作为方法论的原型批评具有恒久的普适性价值。原型批评理论因与经典小说相结合而更具生命力;小说因蕴含原型批评理论元素而进入经典作品的艺术殿堂。

参 考 文 献

- [1] WILLIAM J H, MAX W. Twentieth century criticism: The major statement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4: 206.
- [2] 朱刚. 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128.
- [3] WILFRED L G. 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M]. 4th ed.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1-166.
- [4] 童明. 美国文学简史(英文版)[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72-73.

(责任编辑:刘少雷)